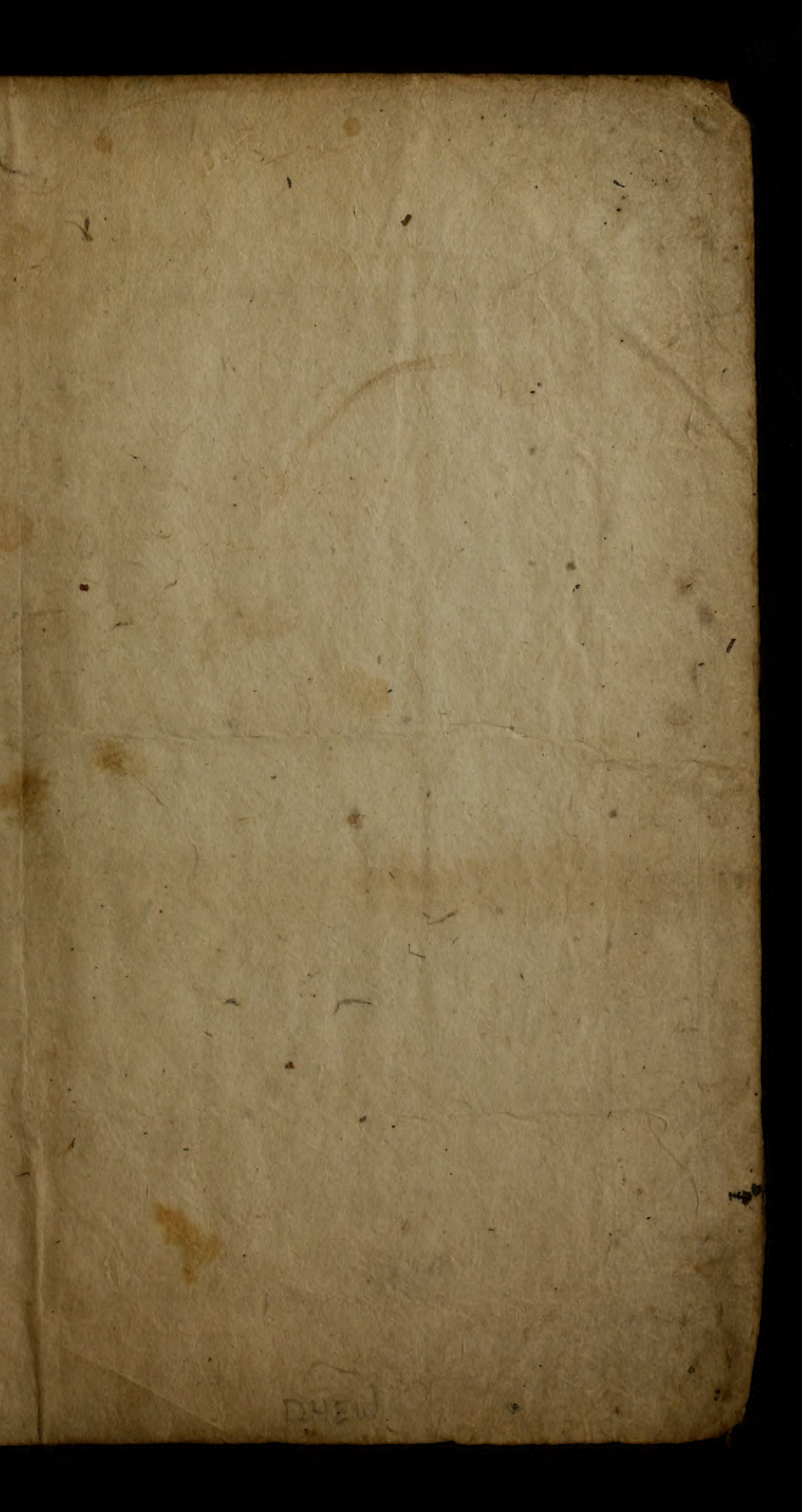

詩法源流
126



詩法源流序

余少時嘗見眞景元所撰文章正宗而疑之曰文章有正宗乎若果有之則所謂正宗者不過今人之所論句法而已此外安有他正宗哉又見楊伯謙所選唐詩正音而疑之曰唐詩有正音乎若果有之則所謂正音者亦不過今人之所論平側而已此外安有他正音哉然則古人之所作自合於正宗正音而今人之所作亦自合於正宗正音矣今人有何不及於古人而古人豈獨能勝於今人哉其後偶見嚴滄浪之論曰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路頭一差愈騖愈遠又見李西涯之詩話曰李太白杜子美爲宮韓退之爲角余竊疑之曰今人作詩只以五字七字

爲句法而已未聞有正路也只以平上去入爲平側而已未聞有五音也而滄浪西涯之論如是者何也無乃二人以狂言妄語而欺後世耶然之二人者乃古今詩家之所謂傑然者而天下之人未嘗有不信者矣夫以中國之廣豪傑之衆豈盡被欺誣而我國之人獨能不被欺誣乎况二人之論既與景元伯謙相合則景元吾道之大儒伯謙虞集之所取雖不信滄浪西涯獨不信景元伯謙可乎夫然後始識文章有正宗唐詩有正音而今人之識不能及乎此也非徒不能及乎此也盖知有正宗正音者亦鮮矣然則今之句法只湊合五字七字者也非古人之所謂正宗者也今之平側只辯別平上去入者也非古人之

所謂正音者也然世無知者則正宗正音之妙何從而學之何從而聞之哉余因而自歎曰時有古今而心無古今地有彼此而人無彼此然則我國豈有異於中國而今人亦豈不及於古人乎雖無師友之相傳亦有簡編之可尋遂取古人論詩之書晝而誦之夜而思之歲月已多恍然有悟則詩家之所謂正宗者有三焉曰體也曰意也曰聲也所謂體者即元積所謂由詩以下九名皆屬事以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如歌行篇詠之類也所謂意者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中者性也和者情也而其所以主張之者意也所謂聲者即沈括所謂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者也然則曰體曰意曰聲之於詩家猶三達德之於中庸也三綱領之於大學也達德不全則豈能成中庸之德綱領不備則豈能造大學之道乎由是觀之滄浪之正路主乎意西涯之五音主乎聲而景元之所謂正宗者乃揔其體意聲而言之者也伯謙之所謂正音者乃包其體意而言之者也然則詩家之所謂正宗者豈在於此外乎今觀詩法源流有有體有意有聲之說愚之所見似為不誣而況楊仲弘所傳杜詩諸格真律詩之正宗也其所謂體也意也聲也俱在於其中則愚之所見尤似不誣矣然信古而不信今貴耳而不貴目者天下之情也愚之所見雖不能取信於今世而豪傑之士得此編而信之

有所悟焉不以平上去入爲平側而悟平側於平上去入之外不以五字七字爲句法而悟句法於五字七字之外由滄浪之正路達西涯之五音則正宗正音之作不獨在於古人而必在於今人矣若使景元伯謙復生於今世則其續成正宗正音之編也無疑矣同志之士庶幾勉之嘉靖壬子仲冬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知製 教坡平尹春年謹序



詩法源流序

予少年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過浣花溪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予造而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於當世厥後言生閑閑生甫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故予傳之三子者雖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予自遠方而來也敢不以三子所受者與子言之子其謹之哉予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予戒余者貽之時至治壬戌四月望楊仲弘書



詩法源流總目

興兼比格　　興兼賦格

結上生下格 起訖畧異　　拗句格

節節生意格　　抑揚格

歸題格　　歇續意格

前多後少格　　前開後合格

比興格　　連珠格

歸題格 前後相似而變　　一意格

兩重格　　變字格

前實後虛格　　藏頭格

先體後用格　　雙字起結格

詩法正論

傅與礪述德機范先生意
嘉禾懷悅用和編集

夫詩權輿於擊壤康衢之謡演迤於卿雲南風之歌制作於國風雅頌三百篇之體此詩道之大源也周官詩有六義風雅頌爲之經賦比興爲之緯風雅頌各有體作詩者必先定是體於胸中而後作焉風之體如後世之歌謡采之民間而被之聲樂者也故爲之正風其言主於達事情通諷諭二南爲風之始純乎義者也故謂之正風諸國之風兼美刺故謂之變風豳風則詩之正而事之變故亦屬於變風焉雅之體如後世之五七言古詩作於公卿大夫而用之朝

會燕享者也其言主於述先德通下情事有大小故
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成康以上之詩専於美故謂之
正雅成康以後之詩兼美刺故謂之變雅皆因正風
正雅而附見焉頌之體如後世之古樂府作於公卿
大夫而用之宗廟告於神明者也其言主於美盛德
告成功其正則商頌周頌而魯頌不當作而作比之
風雅蓋亦變之類也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放情曰
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
蛩螿曰吟通俚俗曰謡委曲盡情曰曲觀於此言可
為風雅頌各有體之言矣然其言猶有未盡者蓋詩
有體有聲有義以體為主以義為用以聲合體如今
人慢詞要令之類體制固殊聲律亦異義之用則存

乎其人爾自樂音不傳得其體制而失其音律是可惜也若其義則諸子之傳詳矣詩亡而離騷作亦國風之變也朱子集註以屈原所作為首而附學騷者於後是亦夫子刪詩而附諸國風於二南之意自漢以來由騷之變而為賦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李陵蘇武始於五言當時去古未遠是故猶有三百篇之遺意也魏晉以降則世衰而詩亦隨之故載於文選者詞浮靡而氣早弱要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詩聲遂不復振爾劉禹錫有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信不誣矣其間獨陶淵明詩澹泊淵永夐出流俗蓋其性情然也後世獨稱陶韋柳為一家殆論其形而未論其神者也唐海宇一而文運

興於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塵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家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述綱常繫風教之作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而子美爲其大成者也昌黎後出厭晚唐留連光景之弊其詩又自爲一體東坡所謂蒼然之色淵然之光者是也唐人以詩取士故其詩莫盛於唐然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氣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李長吉白樂天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高岑賈姚鄭張孟之徒亦皆自爲一體不可強而同也自五星聚奎而

啓宋朝之文治歐蘇王黃出其文章之餘猶足以名世后山簡齋放翁誠齋亦其傑者也然宋比唐氣象迥別今以唐宋詩集比而觀之雖平生所未讀者亦可辨其孰爲唐孰爲宋也盖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於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然達性情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國風之變固未易以優劣之也詩至南渡末而弊尤甚焉高者刻削矜持大過卑者模倣掇拾爲奇深者鉤玄撮恠至不可解淺者杜撰張皇有若俳優至此而古人作詩之意泯矣然陷溺其中者方以能詩自負見有理如晦翁之作者則指之曰此儒者詩也見有淺如誠齋之作者則指之曰此俗學者

詩也嗟是徒豈足知詩哉尤不足以知誠齋晦翁矣
蓋晦翁如烝民懿戒諸作不害其為二雅之正誠齋
之詩如竹枝欵乃之作不害其為國風之餘也本朝
有亘古所無之混一故其亘古所無之氣運如劉靜
脩　牧菴盧疎齋元復初諸先達固已名世矣
大德中有臨江范德機獨能以清拔之才卓異之識
始專師李杜以上遡三百篇其在京師也與子昂趙
公伯生虞公仲弘楊公曼石揭公仲容丁公諸先生
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詩學丕變范先生之功為
多曼石揭公語人曰近年詩流善評者無如劉會孟
能賦者僅見范德機豫章熊雪嶠謂余曰范詩如絕
色婦人淨灑脂粉與人鬪姸鼓無有及之者也渝川

周靜之謂余曰范公履踐不愧古人故其詞翰亦不愧於古人要皆自胸中流出不可強學而能也是可以觀公論矣吾嘗親承范先生之教曰詩貴乎實而已實則隨事命意遇景得情如傳神寫照各盡狀態自不致有重複套襲之患又曰詩能不失家數不失法度雖踈拙不害也不然雖大好祗大謬耳又曰作詩作文係其所養如古人所不可及者只是養得好又曰吾平生作詩稿成讀之不似古人即焚去今人詩尚險詐得意處自謂逮古人矣噫使詩而可以險詐求工則古人先為之矣余復問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

家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古詩長律亦以此法求之三百篇如周南關雎則以第一章爲起第二章爲轉第三章爲合葛覃則以第一章爲起第二章爲承第三章爲轉第四章爲合卷耳則以第一章爲起第二第三爲承四爲轉合樛木螽斯桃夭兎罝芣苢漢廣則每章四句自爲起承轉合汝墳則以第一章爲起第二章爲承第三章爲轉合麟趾每章則以第一句爲起承第二句爲轉合其他詩或長短不齊者亦以此法求之古之作者其用意雖未盡爾然文者理勢之自然正不能不爾也但後世風俗澆訛故心聲之發自不能與古人合爾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從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起處戒陡頓承處

戒迫促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則承處必不優柔轉處不置窘束合處必不致匱竭矣又以一詩全首論之須要有賦有興有比或興而兼比尤妙三百篇多以興比連復置之章首唐律多以比興就作景聯古詩則比或在起處或在轉處或在合處長篇短律則轉處或有再轉三轉合者若三四十韻以上則先須布置語意不可錯陳絕句則當先得後二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律詩固以對偶為工然得意處則意對語不對亦可長篇古體則參差中出整齊語尤見筆力最戒似對不對但涉江湖鬧熱語便鄙落凡用通用文字無法則軟弱軟弱猶易療鄙俗最難醫詩法雖不盡此然大要亦不外此若鼎

降開合出後變化之妙又在自得非言之所能論也法度既立熟讀三百篇而變化以李杜然後旁及諸家而詩學成矣因誦子姜范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一詩又誦太白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予天津橋南造酒樓一詩往時看此等詩起處頗恠朴俚今以起處要平直之說求之方知平生論詩未及此趙先生曰然二詩起得有法故下面轉處有無限變化詩法有正有變如子姜惜春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起處似甚突兀然通篇意是惜春起處正合如此乃爽快語而非陡頓語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一句承上一句起下甚得從容之體第三聯云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就情景中寓感慨意正得轉處變化之法結句云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若非第七句沉靜淵永第八句便有斷送之患矣又如送王郎之詩云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起處亦甚突兀然意却平直大槩只是說王郎有雄豪之才爾與今人尚儉詐者不同下面承處兩句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此申說才字意便從容整齊若不如此即非典雅之作亦接上兩句不住且脫劍佩休徘徊以下三句是轉力量深匀稱又就情景上再轉云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曳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却以眼中之人吾老矣七字結之而含無限之意勢如截

奔馬此又詩法之變而又不離乎正也又若太白詩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又云扳天莫乘龍走山莫騎虎又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或以興為起或以比為起一皆不踰此法未可以矢口成文視之也余誦子美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詩云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因曰此詩法度與贈王郎司直無一不合先生曰然不特詩也離騷古賦莫不皆然屈宋班馬用

此法唐宋諸賢亦未有能於是法者如歐陽公秋聲東坡赤壁等賦已極變化而起承轉合截然不亂又不專騷與賦也凡為文章何莫不由斯道因誦范先生和鄧善之詩云曩余持節江之東騎鯨再上蓬萊宮蓬萊仙人歌白鶴聲落五湖烟雨中世間爵祿不易發何獨去就如飄風朝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義資發蒙論事廟堂集英頭啓口寧讓前諸公閑門撥書古都市四輩冠蓋方隆隆我生生長在窮谷那有文字爭人推課蒙引諭百僚上負祿府署慚無功一別十年今又五昔者少壯今成翁誰知復客七閩下隔二千里來詩筒羸軀頓醒癉癘惡賴以慰此心忡忡越王城南浪自白越王城西花自紅此以興合者

也復誦伯生虞公三鳳行贈海東之還江南云海東之兄弟三人如鳳凰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冲天季鶱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文五色雲見者眩晃皆眵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東言江上歸見親君子之樂樂寂真君不見匡廬之山嶙峋而峩峩左界豫章諸川匯爲蠡鄱其陰浩浩源導岷經潛沱山氣東鬱不得去上衝爲紫蓋直與天相摩爲雲覆八極爲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蓋未可量也偶爾小歷奈爾何云云曰以比興爲轉者也又誦仲弘楊先生寄友詩云聞君遊宦處正值洞庭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舟帆通漢沔風物覽

衡巫天下文章弊非公孰起予此以巽爲彖賦爲轉着也又與昜石揭公贈琛雲章云乘雲厲鷟風萬里摩高圓蟠泥鼓巨浪豈顧九重淵毛生入楚庭脫穎俄頃間粲粲深公子長笑起丘樊朝辭豫章臺暮過匡廬山大帆割鸚鵡極目空波瀾黃鵠綠袍仙吹笙紫霞端相顧一笑粲青春滿南天黃金築高臺更覺郭隗賢驄翩樂劇輦相逐入幽燕平明九門開劍佩如雲烟豈無一字薦傾倒平生言東風杏花開待我薊門前曰此以比興爲起者也以上四先生嘗令詩人鼓舉其四詩為凡例其他或有通首皆賦而無比興者在風雅頌亦有其例但更難作耳余復問曰周伯弱所編唐詩三體以虛實二字為例若四實中早

春遊望詩與經廢寶林寺詩中四句皆景物似與賦比興承轉之說不合何也先生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兩句是說早春於六義屬賦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兩句是早春之景物於六義中屬興池晴龜出曝松瞑鶴飛回兩句景物於六義中屬興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兩句是說人事於六義中屬賦伯弱以四實一槩論之其說踈矣予又曰杜詩五七言絶句有四句皆對者又如何先生曰絶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者是截律詩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律詩前後四句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四句自為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共貫也余又問

曰古詩所叙情實去三百篇爲近律詩牽於對偶聲律去三百篇爲遠其亦有優劣耶先生曰此詩體之正變自選體以上皆純乎正唐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之詩猶正者多而變者少杜子美韓退之以来則正變相半體雖不如正體之自然而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所必然有如子美近體佳處前無古人亦何惡於聲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隨意所欲亦可成一家二者固並行而不背也如杜詩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第一句遲日江山麗是中涵天地位之意第二春風花草香中涵萬物育之意起承處可以平直而從容矣第三泥融飛燕子是言萬物之動者得其所也沙

與騰鴛翥是言萬物之靜者得其所也轉合要可爲變化淵永而并降開合之者見矣作者用心如此之苦而讀者容易看過殊不覺也或曰詩少用助語字多則爲儒者詩而非詩人詩也此說如何先生曰國風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大雅曰一者之來比我樹亦與賡歌之哉字卿雲歌之兮字相似太白又云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而用之少陵又云章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昌黎有云忽忽乎不知余生之爲樂也率皆如此大抵詩所以道性情隨所欲言無不可者若以此爲拘忌不其固哉或曰詩大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邵子曰删詩之後世不復矣朱子之傳可後世雖有作者孰能加於此乎[illegible]

謂詩者發於人之情性千萬世猶一日也豈刪詩後所能限也先生曰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皆周公所定之樂歌夫當教化純被之餘文明極盛之運作者之情既極其正矣而又得周公大聖爲之刪潤焉故皆盡善盡美而不可復加邵子所謂刪後者蓋兼指周公所刪潤之詩言之矣豈專指夫子三百篇之刪定也朱子所謂不復加者蓋指風雅之正與周頌言之非謂變風與魯頌也大樸既散風氣日開王化不明人心不古後世作者其性情既非古人之正又不得周公孔子爲之刪潤表章則詩之不逮古人也宜矣郝伯常有言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二南而追三代矧

其下若尊於是近世人儘為薛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恠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者則為温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嘔嚼嚼在於齒牙之間者秖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柳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摩切錙銖偶韻較律飽飣排比以為工驚哄喝喊以為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矣又焉知三代性情風雅之作哉草廬吳先生感寓詩亦云周詩三百篇雜騷二十五自從蘇李來萬變不復古殆謂是也予又問云前輩謂人工於字工於畫者皆謂玩物喪志與

嵇康之鍛阮孚蠟屐虛費精神於世無補今之工詩得非類乎此耶先生曰夫子删詩列於六經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推之從政專對無不可者其所關係亦大矣若作者能以思無邪存心而不隨於竒恠淫靡之失則聖人之所不棄也其或於正學正教漫不知講而惟詩是務則志荒之罪亦固不得辭而其人其詩亦可知矣如德機先生感秋詩云蒼山欽意長池館淨如閟雨過脩竹間流螢夜深至羲皇世已遠雅頌日凋弊舉手遏頹波誰識作者意烏啼魯東門泗水不滌袂後出三千年直可肩聖智機關係風化詞語特細事月吟閑處簾堂夢太古帝揚眉順

玉色畫蘂養生秘勿謂學仙難此道可立致觀於此詩意義深遠學者可不銘所感而審所趨乎

詩法家數

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耳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不淫哀不傷斯得情性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賦冠絕千古前則鋪張鉅麗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精深爲大家數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

健司馬遷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出師表建安諸子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數然古文亦有數漢之文相如楊雄名數罪人莫是古唐文韓柳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澀非古宋之文章家數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泰門大厦謂之華屋則可謂之古則不可大羹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則可謂之古則不可知此可與言文之妙矣夫古文雜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記日月之遠近工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如尚

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序者次序之語也前之說不施於後後之說不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其語曰序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據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言二南王化之自夫碑文唯韓文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面目首尾各有蔚自決不可尋行蹈襲神道碑碣於外行文稍加詳備埋文壙記最宜嚴謹銘字從金喻如金玉一字不可泛用善為文者宜如古文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為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為

人立言作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立義狼前行則躐其胡跋語不多多則冗尾語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説出於立言橫説竪説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文師説是也古文自西漢而已他並不録迄唐惟存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今之難豈其然乎踈齋盧學士述

詩解

夫詩之為法也其有説焉賦比興者詩之制作法也然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有主意在上一句下承一句而後發其意者有直起一句主意在下一句乃發其意者有雙起兩句而分作兩股以發其意者有一句作出者有前六句俱若緩而收拾在後兩句者詩

之為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沉著痛快曰優游不迫詩之俗忌有四曰落意俗字俗語俗韻大抵詩之作有八一曰起句要高遠二曰結句要不著跡三曰承句要穩健四曰下字有金石聲五曰上下相連六曰首尾相應七曰轉摺要不着力八曰占地步首尾兩句先須闊占地步然後六句若有本之泉源源而至矣地步若狹譬猶無根之潦可立而竭也今之學者儻有志乎詩且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沉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友以講明之若今之治經日就月將自然有得取諸左右莫不逢原不然吾見其能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立而欲行少有不顛仆者予於詩之一事用工二

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六家數抑未敢望其所似焉

詩格

秋興八首

王氏曰秋興一題分作前三章與後五章以夔州長安自是二事此其綱目也八章之分則有名命一題以起興觀諸興聯可見矣

第一

接項格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吳氏曰此第一句以起第三聯興第二句以起第二聯興也玉露言秋露白也楓樹凋傷言秋之深也巫山以山言之巫峽以水言之蕭森以山水之氣言之爾皆秋深之景物也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江間即巫峽也兼天之湧接地之陰山水之氣蕭森也此以景物接第二句也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甫居夔州者二年見菊花之開者二次皆為他日感傷之淚也凡遇秋景慘淡人情孰不有思歸之念乎然甫在夔州巫峽時雖值夫秋深而世之阻隔

於兵戈故心常念故園而反為孤舟所繫也非孤舟能繫奈阻隔於兵戈無由到故園矣寒衣處

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刀尺急暮砧皆秋深之事也以結第三聯并

起句之意白帝城在巫峽之上以結第二句之意也雜氏曰因言寒衣而有暮砧之急也

第二交股格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第二句交股包後二聯長安有

北斗城又指北斗言依者不遠也又言依北斗為標準而望京華也聽猿實下三聲淚

奉使虛隨八月槎上句應第一句聽猿夔府事也下句應第二句奉使京華事也思長

安之深故聽猿而至下淚忠君之深也故乘槎奉使而今虛隨聽猿三聲必下淚奉使八月之乘槎此對

其意虛實非對其字者也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上句

言夔府長安之相違也下句指言夔府孤城之女堞也悲笳之聲隱於女牆而言落日城中落日之時者

也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結起句之意也首言落日

斜此言月映洲前日月相催起結相應當時之興為如何哉

第三 續腰格又名開合格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意後四句一意亦有相續起句之意隱而不覺耳翠微非可坐蓋坐江樓而對翠微也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此皆應起聯二句之意而亦托興於無聊再宿為信以舊為故只此二字可見真每日坐江樓飛飛可見千家山郭之燕子清秋故可見朝暉之靜漁人泛泛皆江樓所見托物以喻己也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甫意自謂我非不欲如匡衡抗疏奈我之功名薄何非不欲如劉向之傳經奈我之心事違何此二句雖以興轉然亦因前四句而發矣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甫之同學華貴又不如甫之辛眾高位比之劉向輩而反每日坐江樓然彼之富貴自若而此窮困自如又何以係累于我此二句實結第三聯之意要知前四句既言其無聊而後四句復歎其無聊也吳氏曰夫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而中其意公在夔府因秋之景物時事以起興而歌八章此三章皆言夔府以寓六傷己云爾

第四 雙蹄格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氏曰此詩統詠長安起句乃一篇之大意後六句無非發明六字之意二句雖各異事而意實相承鄒氏曰第一句起第二聯意第二句起第三聯意也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王氏曰此應前二句六字之意鄒氏曰此應第一句之意也又文武衣冠王侯第宅皆言長安之事而又曰皆新主則可見第宅之似奕碁矣異昔時則可見衣冠之異昔時矣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鄒氏曰此二句應起聯二句之意也關山金鼓征西羽書言百年世事振遲不勝悲也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此結前六句之意以魚龍寂寞譬若臣難亂平居有所思者亦思此而已上句雖譬辟而實所謂歸題下句雖思此而實聞道之言其首尾相貫如此

第五 續腰格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王氏曰此詩正作起句三字比

王母也承露盤此蓬萊宮所有以此天子在長安而有此事西望瑶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王氏曰直書蓬萊之事以比天子皇后也昔者關令尹見紫氣滿函關曰必有聖人過後見老子騎青牛渡關周穆王宴瑶池在西故耳上句言君朝見臣下句見臣來見天子皆蓬萊宮之事也雲移雉尾開宮扇日遶龍鱗識聖顏王氏曰上君見臣下言臣朝天子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對結此二句始言長安前六句特言萊蓬之事也以喻長安之事鄒氏曰雖在蓬萊今則滄江矣

第六首尾互換格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吳氏曰瞿塘在峽口曲江在長安此之去彼萬里之遠此言夔府之接長安因第一句帶第二句之意正所謂𩔖中有不變也華蕚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此言曲江之地勢宮苑如此花蕚芙蓉曲江之苑名也通御氣入邊愁言素秋之景致也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此言曲江之景繁華如此昔時有此繁華而今則無矣應在下句回首可憐

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回首思言上六句歌舞地指中四句而言見其興替如此秋興之不淺也鄒氏曰上句應起聯下句應第二聯蓋歌舞地指曲江也惟有鼠烟而無前所云繁華之實故可憐也

第七首尾相同格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鄒氏曰此前四句言此池之有是事而後四句則傷其無是事也武帝欲令伐昆明習水戰於此故甫言此水乃漢之功也而想武帝之旌旗猶若在眼中也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此言池有織女機還夜月彷彿若有牽石鯨遇風則乳此聯承上兩句而言皆昔時之實事也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昔為攻戰之習今則惟見蓮之凋落而已非昔之同感當何如此聯承上句而言之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此二句承上聯而總結之也關塞鳥道指昆明之所漁翁自謂也王氏曰此以己之托物傷感結之也言三聯乃在夔府思昆明之廣因此又思昆明之興若順而推之其意宏遠者乎

第八 單蹄格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吳氏曰此言二苑而後及此於紫閣峯與渼陂之事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錯綜句法上句昆吾之物下句御宿之事也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上句言玄宗御宿昆吾之時而佳人採拾翠草相問多少也此正與閣草事同下句玄宗與貴妃詭臣放舟於渼陂而晚又更移也觀此四句其為逸樂固可見矣綵筆昔曾干氣象言頭吟望苦低垂昆吾御宿紫閣渼陂可遊之地白頭吟望甫之思遊也吳氏曰此五章首章總言長安二章言蓬萊三章詠曲江四章詠昆明五章詠昆吾御宿等景雖體制不同而末聯歸己意蓋不如此則無以見其在夔州而思長安因秋之日託物而起興也讀之使人徵羨

吹笛字應格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王氏曰此二句一篇之主腦也風月二字以貫二聯言誰家以貫三聯正此局也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

山豢處明此二句應起聯第一句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

想南征此二句應起聯第二句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

盡生此二句總上六句而結之楊柳曲名

送韓十四歸江東省親開合格變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王氏曰兵戈阻隔父子相離人間萬事非矣尚安得舞斑衣以娛其親也吳氏曰此因韓氏省親而有感也我已無家尋

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二句承上二句以言兵戈之阻隔也吳氏曰言何處二字以問之第三聯正合此問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訪庭闈處也吳氏曰此應上問云耳此別相期各努力故鄉猶恐未

同歸總結起聯二句之意

燕子來舟中作開合變格變中之不變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㘅泥兩度新劉氏曰此詩以燕子之飄泊比

記之飄泊上句以人下句以物開也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

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老此身此興兼有老一作托

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此始見舟中作甫因爲客於外因見燕子而思昔在故園燕子亦在故園人·物之情初非相逐此合而結之語一作浪

十二月一日作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此二句作第二聯之意短

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此二句作第七句意亦括起聯所以入山扉者以其有桃花所以歷翠微者以其有柳絮則然臘月豈有是哉前有即看後有春來他日等語則非指今日之言者矣

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此上句應前四句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王氏曰上句結准擬開懷之意而實二聯他日即春來也下句結老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總結前四句

江村疊字格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吳氏曰此詩只作事事幽三字而江村互用于中）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上句言村中一物之幽下句言江中一事之幽）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此結歸己身而一身之趣亦可見矣）

登高　句應句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此上句起第二聯上句言山中所見景物下句起二聯下句言江中所見景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應起聯登高而言此者蓋俯視云也此前四句以景物而言之也）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上句起後聯上句下句起後聯下句）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結此二句應前二句此後四句以人事言之）

奉送蜀州栢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大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敘事一意正中之變格體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上句言中丞下句言別駕將中丞命也漢官制曰丞相車以畫熊為飾 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大夫人 上句言中丞起江陵也下句起居衛尚舊夫人也此四句將物言人事也 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上句言江陵之景楚宮在江陵下句言此處景 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寄從弟位以惠連比位也此言人事

詠懷古跡 中聯互鎖格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王氏曰荊門舊有明妃村吳氏曰此單言明妃事也 一去紫臺連朔漢獨留青塚向黃昏 上句起第三聯上句下句起三聯下句紫臺漢宮名朔漢胡地名言明妃入漢宮而後嫁胡國而卒死於胡國也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 上句承二聯上句而言明妃去矣猶見畫圖下句承二聯下句而言明妃既死矣惟於月下髣想其魂之歸也惟其去紫臺所以畫圖可

省惟其有青塚所以有歸夜月之魂交互曲折各盡其妙耳千載琵琶解胡語分明哀怨曲中存此結起意以終其生

諸將 結上生下格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吳氏曰韓公築三城以絕胡人之拔漢旌其本意如此也本字起下豈字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吳氏曰豈謂胡人反為中國救患難也此皆將之過也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王氏曰上句總結上四句而生下三句吳氏曰此二句言是胡人入關不覺潼關之隘矣而吾君崛起晉水之清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王氏曰承上意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吳氏曰此前四句一意皆諸將之不能輔君也劉氏曰一句生一句意

覽物 興兼比格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此言在華州時而此詩在夔州

作故有曾為憶在之四字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訛此言在夔州猶在華岳也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此言見夔州之景如華州之晴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形勝有餘結第二聯比也風土惡結第三聯比也下句總結起聯之興也

客至 興兼賦格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先言無客至而有如此物興也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上句興下句賦也二句方見題二道也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四句一意終一篇之意而起結略異

詠懷古跡四首第一 結上生下格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吳氏曰支離其神於東北風塵之際飄泊其身於西南天地之間則其所懷為何如也故其身在於西南而神則遊於東北吳氏曰此二

句詠懷以起第二聯也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三峽
指東北而言五溪指西南而言淹日月共雲山非懷而何此言前又皆古跡羯胡事主終
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王氏曰五溪蠻即羯胡也詞容指庾信也此聯言羯胡事
主以結上四句之意詞客哀時以生結句之意所謂古跡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
年詩賦動江關

第二 拗句格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吳氏曰凡草木搖落而變衰故
甫誦此而知宋玉悲也此篇尊詠宋玉所懷之實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
代不同時王氏曰悵望宋玉已經千載不復得見而空洒淚矣蕭條異代不得與之同時也吳
氏曰悵望者以其風流儒雅也蕭條者以其搖落之悲也此二句承上一聯而立言也江山故
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郭氏曰宋玉有宅在荊州故宅空文藻以其儒
雅也宋玉有神女賦曰雲雨荒臺以其風流也曰空曰豈不復見其風流儒雅者也最是楚宮

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注王氏曰楚之宮即故宅荒臺之地此二句承上二句而總首聯之意也

第三 節節生意格

蜀主窺吴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王氏曰此詠劉備也永安宮在三峽之地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上句言英靈猶在下句言寺猶在也王氏曰山有卧龍寺先主之祠在焉野廟 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上句承上聯下句言之野廟即先主之祠也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第四 抑揚格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鄒氏曰此[illegible]指諸葛也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諸葛之才本可以兼天下今三分割據不得展其才雖紆籌策名之垂宇宙自若也萬里雲霄即宇宙也若羽毛之在雲霄即肅清高也上句

必抑下句即愈揚之以應起句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諸葛亮在伊呂之間指揮若定雖蕭曹之智謀亦失之矣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吳氏曰此四首只詠懷古跡為題大槩皆敘古跡而詠懷亦以是感之意

諸將四首第一 歸題格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王氏曰言漢家末此陵墓而頭虜入關皆掘地也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此言因胡人入關而漢陵墓有發掘之患如此玉魚金盌殉葬之物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此言胡人入關之害城上旗幟本以防寇今胡馬入關則北城之朱旗亦閑而不用也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言胡虜發處擾民之害哉雖有材官守涇渭將軍未可樂也公之憂國憂民如此

第二 歇續意格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此言責諸將戒其不可恃險也

上歇下續滄海未全歸禹貢劍門何處覓堯封曰禹曰堯比當朝也

此二句應起句略開意言非特開中而遐陬之處亦皆賊地矣朝廷袞職誰能補天下軍儲不自供上句責諸將之無謀也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歸美王相國有與天下之志

第三 前多後少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祲未全銷吳氏曰此言嶺海皆為人所陷而妖氣不息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此言我貢之不通以深責諸將不能掃除妖氣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之待諸將非不厚而諸將何以報效乎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舉南北而言也言天王之地只在忠良輔翊之耳上句結前四句下句結第三聯也

第四 前開後合格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上句言甫之到夔州見春之來也下句言又見秋之來也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此上四句言詩開也昔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上句言嚴武前後三爲節度使今昔對言合此下句言武之如此此說今日之事開也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才西蜀総言錦江巫峽出群才指嚴武此詩專請嚴武諸將皆用而止有嚴公出諸將之右哉知前後開說當合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此其格去上正而變搭特結異爾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王氏曰上句起三聯之意下句起二聯之意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此應第二句春一作花字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此應起句傷歲暮亂鄉愁此因梅之動興也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逢梅

(得詩彼此相憶其交情可見矣)

返照 比興格

楚王宮北正黃昏　白帝城西過雨痕（鄒氏曰此不特詠物而前四句托物引興）

返照入江飜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此聯分應上二句以見題也）

衰年肺病惟高枕　絕塞愁時早閉門（病時見返照則高枕而已愁而見返照則閉門而已）

不可久留豺虎亂　南方實有未招魂（上句結傷時之意下句結自病之意後四句雖自為一意又句句照前發則末句生開題意尤為妙也）

送章二少府

逍遙公後世多賢　送爾維舟惜此筵

念我能書數字至　將詩不必萬人傳（後二句見少府之賢四句一意）

時危兵甲黃塵裏　日短江湖白髮前（此言別時之意髮一作烏字）

古往今來皆涕淚　斷腸分手各風烟（總結上見別之意也）

秋風 連珠格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吳氏曰此詩前後四句各意然細看之則空山秋氣獨宿實行乎其中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上句見獨宿下句見秋風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上句甫自歎之意獨見獨宿下句結憶舊之意猶見秋天歩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上句接自歎也下句結憶舊也

狂夫 歸題格前後相似而變二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意後四句一意風含翠篠娟娟淨雨浥紅蕖冉冉香上句橋西草堂之景下句百花潭水之景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凄涼上句憶舊下句思家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上句終憶舊之意下句結思家之意吳氏曰此詩以狂夫爲題前四句言疎狂之意後四句言眷家憶舊之情狂中之窮愁也

身且欲塡溝壑而反疎狂蓋自歎耳

恨別 一意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王氏曰上句起三聯別之之實下句起二聯別之之由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王氏曰所以如此阻絕者皆胡騎長驅之故也因此相別爾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倒意句此一別四千里之實而其恨之深也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幽燕州名河陽地名司徒官名言別恨而去也蓋幽燕胡騎之所也為破胡騎未得歸故鄉則見別意不終別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王氏曰前四句言暮登樓也後四句言寄裴迪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言登樓也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憶未從容故人指裴迪也知君苦思

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結上二句意也

野望變字格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吳氏曰明出山水二字以起二聯句言仲冬以貫三聯之景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接巴渝下五溪此應起句白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向故人啼此應第二句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為攜極目結山水傷神結淒淒誰為攜結春酒也

閣夜前實後虛格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此言實景以起第二聯也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應寒宵此四句景物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此以歲暮人事言之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久寂寥因歲暮而感臥龍躍馬富

貴皆空歎己之不遇故聯謂人事皆寂寞者也

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 藏頭格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此言宣政院宮之儀衛也宮草微微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此言宣政院景物也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晴鳷鵲亦多時上句應起聯下句見已之久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前六句言宣政院待朝之事而不見退與出意此二句方言退朝晚出左掖之意者也

題張氏隱居 先體後用格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此前四句一意言隱居之景物也後四句言隱居之興味也言相求故取伐木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言春山之景物而獨相求山更幽之意亦可見此四句一體也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此隱居之由也乘興杳然迷出處

對君疑是泛虛舟虛舟言外意也此四句言用事者也

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此二句一篇之綱領林花著雨臙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林花乃苑墻所見水荇乃江亭所見應起聯也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上句貼苑墻一句下句貼江亭一句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此總結後句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上句人事下句天時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此應第二句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桮此結小至故以雲物言於上以結天時又感於下以結人事也

贈田九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此上句言田九入京一句指定）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顏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此上句揔就田生結之下句甫欲由生薦已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起二聯也）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宿有感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揔結宿府）

冬至（雙字起結格）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此雙字起結則數目字律詩多如此蓋其格也）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至日為客窮愁）

也心折無一寸盡言此也

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南北

下焉家尚想向時是玉日朝覲也

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

我起雙字下閤以數目字承之此之尚如

秦足推點然當向律則今何可不細玩也

詩法源流體意聲三字註解

坡平尹春年著

體

五言古詩 詩以古名蓋繼三百篇之後者世傳枚乘諸公之作是也 **七言古詩** 從張衡四愁詩來 **辭** 因其立辭謂之辭 **歌** 放情長言謂之歌 **行** 步驟馳騁有知行書謂之行宜痛快詩盡若行雲流水也 **歌行** 兼之曰歌行 **操**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踸阨窮猶不失其操也 **曲** 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委曲以盡其意也 **吟** 吁嗟感慨如蛩螿之吟謂之吟 **嘆** 沉吟深思發乎太息謂之嘆 **怨** 恚恨也憤而不怨曰怨 **引** 序先後載始末謂之引 **謠** 非貞非鍾徒歌謂之謠宜隱蓄諧音而通俚俗也 **詠** 詠之為言永也嗟嘆之不足故永言之 **篇** 篇者偏也寫情鋪事馳而徧也 **律詩** 有對偶音律謂之律詩 **絕句** 絕句者截句也句絕而意不絕虛繫就簡也

意

愚謂心者統性情者也意者主張乎心者也所謂性者仁義禮智之謂也是謂五性所謂情者喜怒哀樂之謂也是謂七情蓋五性各有其體不可相雜若當仁而義當義而仁則失其性矣七情各有其用不可相亂若當喜而哀當哀而喜則失其情矣入於性情之用少失其常則謂之愚妄而獨於作詩雖失其性情之常而不謂之愚妄者何也其意愚妄則其詩不足觀矣

聲

五言平淡 七言雄渾 辭平亮 歌高暢 行瀏亮 曲辭諧 吟沉細 嘆音聲 長怨絕 謠質俚 引平永 要斷

五音 宮土總 商金響 角木起 徵火細 羽水温 十二律 黃鍾 肘十一 大

呂十二月太簇正月夾鍾二月姑洗三月仲呂四月蕤賓五月林鍾六月夷則七月南宮八月無射九月應鍾十月盖十二律旋相為宮也詳見律呂新書及文簽

愚謂土之聲為宮者宮聲出於土也金之聲為商者商聲出於金也角徵羽亦然盖聲出於氣故莫之然而然今者擊土則為宮擊金則為商擊木則為角至於火之烈也其聲為徵水之激也其聲為羽窮天地而為一通萬國而無異豈不妙乎且宮之聲自為宮商之聲自為商角之聲自為角故當初聖人之定五音也非制其字聲而定五音也乃因其五音而制字聲也

或問曰四方之音不同姑以宮字言之我國之宮

聲與中國之宮聲不同則豈可謂之因其五音而制字聲乎曰凡一字之音各有初中終三聲初者天之聲終者地之聲中者乃人之聲也天之氣有清濁之不同地之氣有厚薄之不齊故初終之聲四方果不同矣至於中聲則發於人心誠無有不同四方之人之心其或有不同者乎況古人以牛鳴盎爲宮雉登木爲角今者我國牛聲爲宮雉聲亦爲角則何獨於人之宮聲而不同乎夫人之作詩也苟不適於此理而冥冥而趨昧昧而行則宮商不應上下不協其可謂之詩乎吁柳子厚曰惜無知音者窃寃絃吾詩知音之士中國尚少況我國乎

或問商何以爲響角何以爲起至於宮徵羽亦爲穩細盈者何也曰姑以愚之所見言之商之所以爲響者商屬金於時爲秋自午月一陰之後陽漸衰而陰漸盛陰陽相戰故其聲振發此商之所以爲響也角之所以爲起者角屬木於是爲春自子月一陽之後陽漸盛而陰漸衰陽氣方升故其聲衝激此角之所以爲起也至於徵則陽已極而滿於天地之間無復上升故起之聲減而爲徵細矣羽則陰已極而滿於天地之間無與相戰故響之聲減而爲羽盈矣若夫宮之所以爲穩者宮屬土土者金木水火之所藉而爲生者也然則宮之於五音猶信之於四端也苟非穩則商角徵羽之音

何以得其和乎比之於味則甘也非甘則五味不得和矣然則商之音宮而響者也角之音宮而起者也徵羽亦然李西涯曰宮聲兼衆聲豈不信然此宮之所以為穩而亦自不得不穩者也苟不穩則非宮矣

或問曰然則春秋皆是陰陽交變之時而其所以響起之不同者何也曰大抵凡聲皆屬於陽而陰之聲亦陽之聲也是故於秋則以陰制陽陽不肯受制於陰而與陰相戰故其聲振發而為響振發者陽自地欲升而陰抑之故陽氣發散而振動也於春則以陽制陰陰自受制於陽而不敢與陽相抗故其聲衝激而為起衝激者陰自天不得降而

陽獨升故陽氣直衝而上激也今夫以火煎水則水愈熱而聲愈高其聲之所以高者水火相戰故也蓋水之聲非水之聲乃火氣上升沸水而有聲也及其火轉盛而水已盡則火氣獨升而水無聲矣此響起之所以不同也

或問曰宮商角徵羽之聲屬之於平上去入之韻矣凡作詩者一一求合於此則可以合於詩聲乎曰不然宮商角徵羽之屬於平上去入者此韻書之所以有定法也宮商角徵羽之散於字字者此詩聲之所以無定法也比之於易則八卦有定位此猶韻書也六虛無定位此猶詩聲也有定位者可以目見無定位者在乎心悟矣陳伯敷曰字字

有五音聲聲有十二律消息活法用之呉立夫曰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常爲平側固未始常爲側清固未始不協爲濁濁固未始不協爲清愚豈敢鑿空言之哉

或問曰文箞有本宮之語願聞其説曰凡詩聲皆以第一字爲本宮矣欲定本宮則須先觀一篇之意其意和平則其聲必和平故定之以宮徵其意哀怨則其聲必哀怨故定之以商羽矣如月到天心處則於五音則爲黃鍾之徵於十二律則爲仲呂之宮矣如洞庭西望楚江分則於五音則爲黃鍾之商於十二律則爲無射之宮矣今作假令于後知音之士苟悟於此則文箞之所謂本宮者自

然心悟矣月宮到徵天宮心商處角風宮來徵水羽面商時宮一徵般商清宮意商味角料徵得角少徵人商知宮此詩以仲呂為宮林鍾為商南呂為角黃鍾為徵太簇為羽即俗所謂平調也洞宮庭商西徵望商楚角江商分宮水羽盡變徵南宮天商不角見宮雲宮日羽落角長商沙徵秋宮色角遠商不角知商何徵處羽弔角湘商君宮此詩以無射為宮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鍾為羽即俗所謂界面調也

或問曰文筌曰情哀者貴嗢細情樂者貴響起者何也曰人之哀情屬陰其氣自外而入內故其聲必細嗢哀之極者則尤細嗢矣人之樂情屬陽其

氣自內而發外故其聲必響起樂之極者則其聲尤響起矣夫笑者樂之聲也哭者哀之聲也意樂則其發於外也不得不笑意哀則其發於外也不得不哭此乃自然之理也夫詩之聲亦然隨意之所存而聲自應焉此文奎之所以有此論也吁樂而笑哀而哭者天下古今之情也何獨於詩聲而莫之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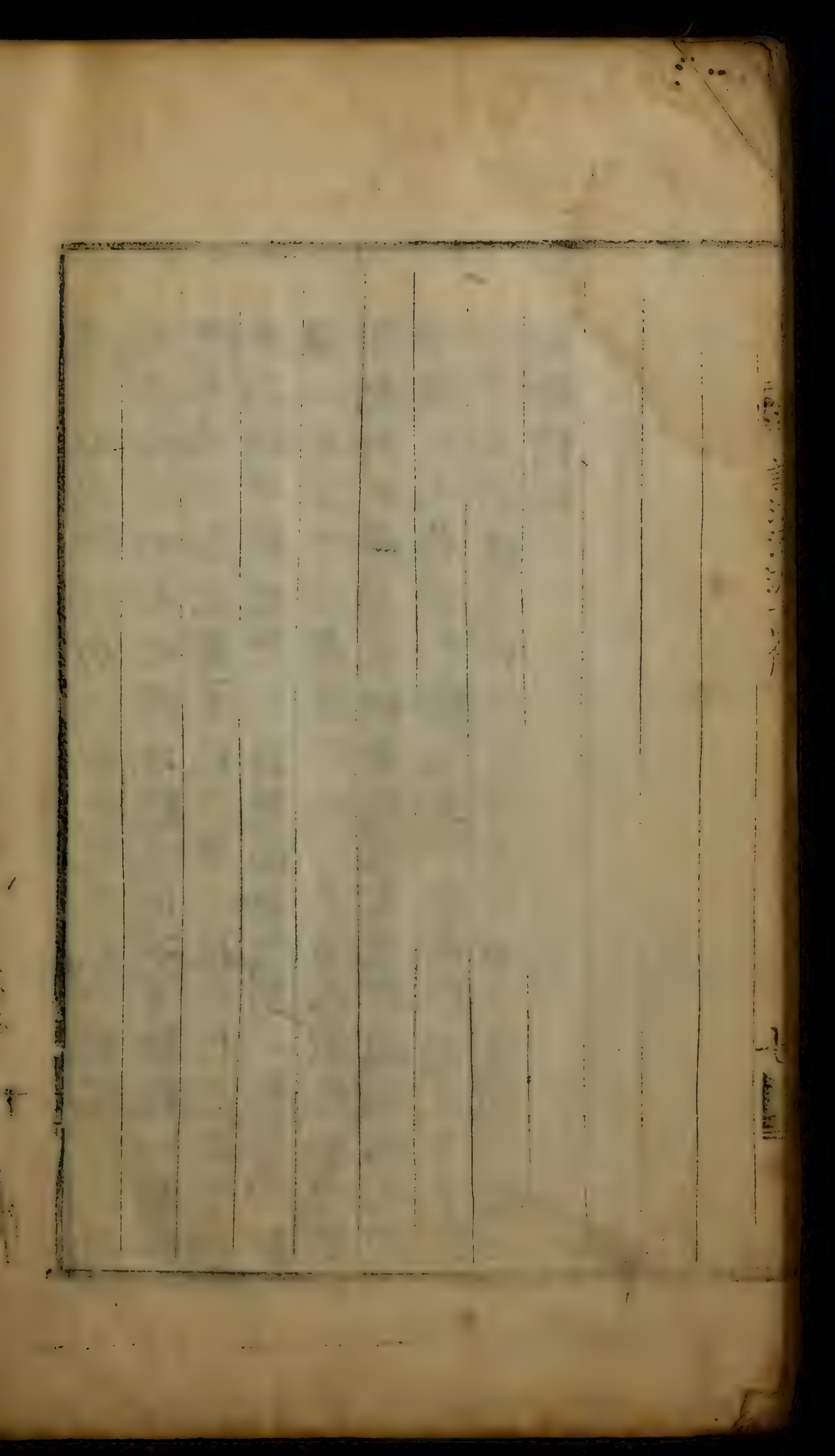
或曰然則欲審詩聲當從何入曰知之不難也知吾呼吸之氣則可知之矣夫天地之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乾動而直故闢坤靜而翕故闔闢者在人為呼也闔者在人為吸也然則呼者氣之升也吸者氣之降也升者其聲濁降者其聲清濁者徐

緩清者短促然濁中有輕重清中亦有輕重一呼一吸各有自然之妙矣大抵呼而方升也不可卒爲之降吸而方降也不可卒爲之升呼吸有序升降有漸此乃自然之理也非人力之所能變也宮爲全濁商爲次濁角爲清濁中徵爲次清羽爲全清矣悟之於方寸之內而辨之於呼吸之間則作詩之際五音自當和諧而不相散亂矣今之歌者之發聲也不得卒濁亦不得卒清隨氣低昂自合清濁者此非歌者之用力而然吾之呼吸之氣莫之然而然者矣若能引而伸之則其於審詩聲也何有

或曰論氣之升降以辨聲之清濁則旣釋然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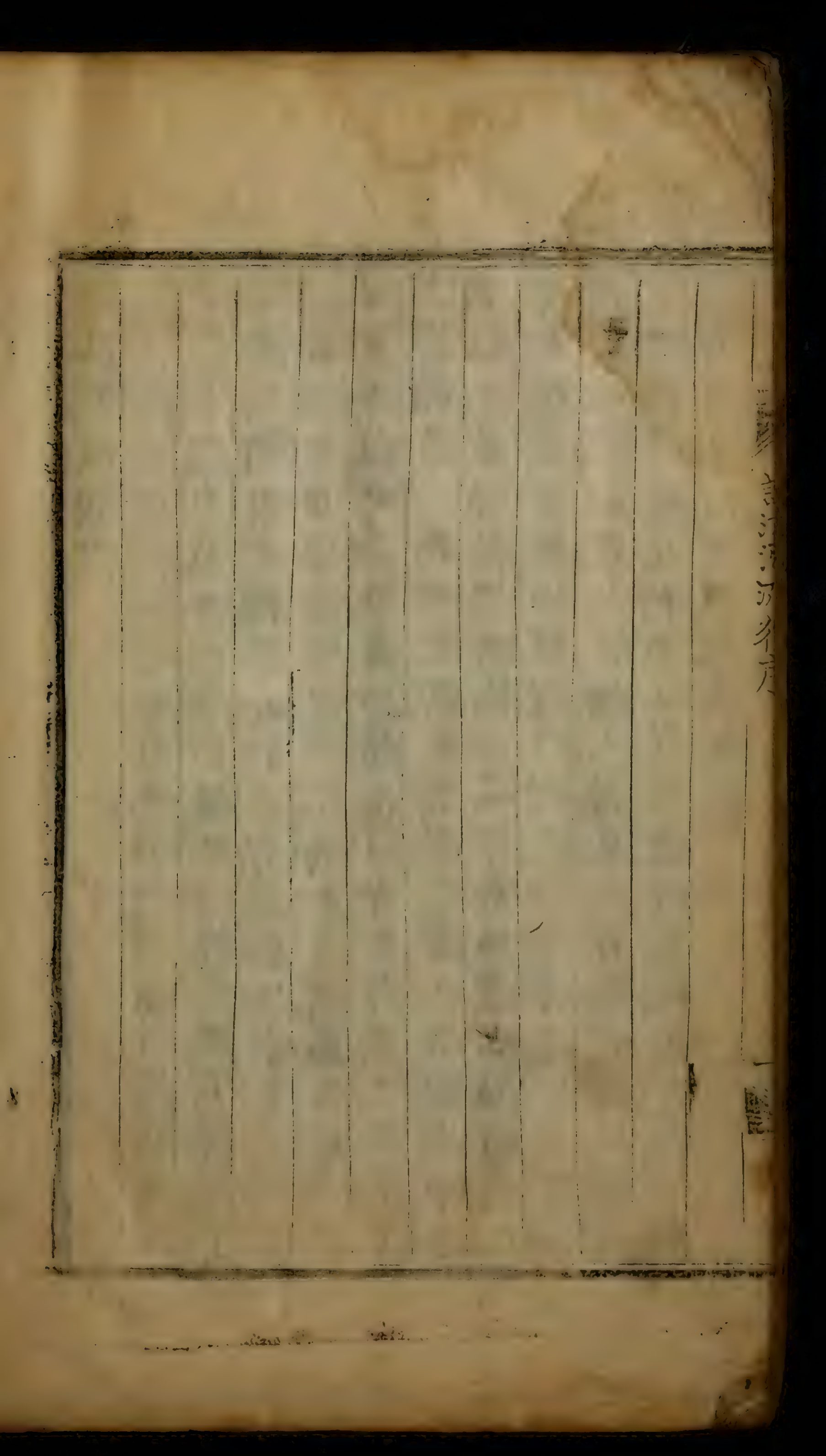
顧發其一端使有所悟可乎曰玉屑云固有二字一意而聲且同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選詩云庭皐木葉下雲中辨烟樹還可作庭皐樹葉下雲中辨烟木至此惟可默會未易言傳也云此乃妙語也愚嘗以五音調切之前一句若下木字則庭為宮皐為徵木為角葉為商下為宮五音和協矣若下樹字則庭為徵皐為羽樹為徵葉為角下為羽五音散亂矣後一句若下樹字則雲為宮中為商辨為角烟為商樹為宮五音和協矣若下木字則雲為徵中為商辨為宮煙為商木為角五音散亂矣夫詩之為聲也一字之聲變則一句之聲大變矣一句之聲變則一篇之聲亦大變矣今定四句

之聲乃只就四句而定之也若舉一篇之聲而定之則今定四句之聲亦變矣固不可以執一而論之也大抵詩之聲不過上下相應而已若上下相應則雖千變萬化而其變而通之則一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詩聲亦然嗚呼文章小技也知之不難也而世或有不知者焉况大道之源本心之體乎後之人苟因愚說而有悟於詩聲則天下之理一也其於道也亦將有悟矣豈不幸哉同志之士輩毋誚焉



詩法源流後序

詩法之有源猶水之有源也水之有源則其流混混然晝夜不息放于四海而後已詩法之源不其然乎晦菴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来其此之謂歟嘗聞唐宋諸賢之作不為少矣然各自成一家不若老杜之兼備衆體超出前古余竊喜之而未得其要領蓋知而好之而未能樂之者也今觀此詩乃老杜九世孫杜舉所傳得之非易知者亦尠苟藏之不傳實為累德遂鋟諸梓以便學者得之者尚當以悅之心為心而復傳諸人將見三百篇之正風盛唐人之遺響復見於今日豈不偉歟成化紀元歲次乙酉夏五月既望嘉禾懷悅識



詩法源流後序

删後詩得吟詠性情之正惟盛唐諸家譬則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無跡可求意趣涵泳合於古者也蘇東坡乃謂杜詩爲集大成黃山谷又謂杜詩靈丹一粒蓋工部之詩派出厥祖審言公主於憂君愛國係一代治亂詩之史也得之天資學力槩見事迹詩之經也起承轉合渾然精神氣脈自出一家茲非合於古爲獨盛者乎然累牘連編誦皆可愛有模倣體格之難近在元和亦既失真已濫觴晚唐之俗習况數百年之後乎詩法源流一帙計詩四十有三首仲弘楊若少遊蜀得之工部裔孫舉每一詩著一體格起承轉合之間註釋甚明是之

以該杜律之全玩辭索義如親侍工部受其指南者首錄傳與德述范德機正論并家數詩辭者曲盡詩法源流得杜體者也夫以東坡山谷號稱風騷冠冕極愛杜詩而勤變唐風者二公不能無罪豈亦未見此要法耶予侍先君幸得是集於蜀其間感慨悽惋正夔州時所作昔人謂杜詩自夔州後不假斧斤盖江山之助非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時也殆詩家之至寶歟舊本字義模糊且多魚魯去歲夏予被

命河東適安邑知縣鮮冕自蕭寧以治繁調來冕蜀人也稱是集在其鄉未廣厥傳遂屬之校正分予稟以壽之梓與好詩者共因識其末云

正德戊辰歲春二月既望奉

勅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麻城周述徵謹書



詩法源流跋

愚嘗讀學範見其詩法源流之名切欲一見而未得焉適以校正樂器仕于掌樂院與其院正李丈壽福相語偶及于此李丈曰我有寫本當為子贈之愚得而見之真詩法之源流也但恨字多舛訛殆不可讀其後李得他本於李牧使楨恩欲與學者共之白于校書館提調宋判書世珩而印之廣布于世嗚呼宋判書嘉惠後學作成人才之功可勝言哉但此書所言體裁之旨泛論大槩恐學者未之能曉故愚不揆淺拙略加註解高明之士更正之庶乎後學無心

道人尹春年謹跋

